

祖徠集稿

廿三

57X
20
25

書牘二字部類ノ例 次ニ題字ノ例 次ニ書ヨリ又ノ字ヲ用
附書キ一字下ケ 別幅ノ紙ハ本書ト同例
空字ハ 廟号ノ外ハ皆空字ナシ

△ 公叔良卷

卷之二十四

田賜良

書牘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與數震菴

附答同

嚮辱見枉又接華牘併以雄文二篇疑向二道讀之
三復深知足下立志居業大非流俗所能及矣夫慶元
以來治化所覃文章日興而逢掖之士以操觚為
業者何限然其能洗侏儻名之習而彷彿乎華人
之言海內唯伊原臧二三輩已足皆生於輦轂之下
長於詩書之林多士所資磋磨以成猶且塵々乎其
斯艱矣哉夫足下則生於西諸侯之邦足不蹈都會
之地戈矛之與刀筆殊其習迺能造車一室合轍天
下足下可謂豪杰之士焉觀於足下之文蓋歐蘇之



校

流亞也。儻使伊原臧輩相值乎中原，則避之三舍者，豈必足下哉？廼以是其所就而辱不耻下，何足下之所志亦美矣哉！故不佞雖病乎，亦盍竭其所知以酬來意也。孔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又曰：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夫以聖人之知，而唯古是好，先王之道莫以尚可知已。孔子既歿，荀孟造輿，以及程朱陸王之徒，道之與時汙隆也。夫程朱陸王之後，無聖人焉，何以知夫程朱陸王之道不與先王殊哉？故為其道不殊於先王者，身處於聖人者也不佞，則不敢為其道殊於先王者，亦身處於聖人者也不佞，則不敢。雖然

其可得而知者，辭已辭之道，亦與時汙隆也不佞始習程朱之學，而修歐蘓之辭，方其時，意亦謂先王孔子之道在是矣，是無它習乎宋文故也。後有感於明人之言，而後知辭有古今焉。知辭有古今，而後取程朱書讀之，稍知其與先王孔子不合矣。夫然後取秦漢以上書，而求所謂古言者，以推諸六經焉，則六經之旨瞭然如指諸掌矣，是亦無它習乎古文故也。孔子曰：學而時習之。又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書曰：習以成性。習之道我亦大笑哉！今觀於足下所習宋學而宋文也，以是其所習而告之，以不佞之所見，則必

不信矣以非所習也足下果能不安於今之所就而欲克其志邪不佞亦欲足下之由辭始焉盡棄今之所習而習事古文邪古之道豈遠矣哉辟如登泰山而小天下也群山亦培塿耳豈翅六經之旨哉荀孟程朱陸王及藤樹仁齋之所為學亦皆瞭然如指諸掌疑不爾徒以世人所尊信而尊信宋人是從流俗而無特操者也亦何卑乎徒以己意而尊信宋人是嚮所謂身處於聖人者也亦何倨乎足下若能習古之辭邪夫然後自求諸六經而自得焉耳不佞之告於足下者止其是矣亦不佞之所由以得焉者也昔

人有以暴背與芥而欲獻諸其君者意亦類之不佞始習程朱之學時作護園隨筆是不佞之學未成者也夫程朱固豪傑之士矣然吾所願則學孔子也故亦不欲足下之及于是焉乎爾惟足下具亮鑒不備

承問二條

一 二 五

後

● 別幅 不書之引

承問二條不佞本不欲辨之其意具如答書中云也然足下之問之必以此為切要之事而使不佞絕手言議則足下必謂簡傲絕物無情之甚矣是於交際之道有所未盡者故不得已聊敘述其一二居敬見于論語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是南面之事也窮理見于易說卦傳曰昔者聖人之作易也

參贊於神明而生蓍參天兩地而倚數觀變於陰陽而立卦發揮於剛柔而生爻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是孔子贊古聖人作易之言也之二者本非為學之方矣援而合之以為之學之方者自朱子始居敬始置諸朱子窮理與大學格物同其義焉然朱子之意格訓至物訓事則格物二字豈有窮理之義乎又如理氣之說程朱以為據者豈非易大傳形而上下之言邪然大傳又曰以制器者尚其象又曰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為天下利莫大乎聖人又曰隼者禽也弓矢者器也君子藏器於身待時

而動是器豈氣之謂乎故居敬窮理及理氣之說皆
程朱取諸己心而立是言以為教者也古聖人之教
所無也大成世人自幼讀程朱書而習之所化尊信
程朱過於聖人矣且六經古言艱奧難可通曉故喜
於程朱書之易讀且其意謂程朱大儒也其解六經
宜若無誤矣故令人止以理之當否辯之而不復問
辯之合否殊不知理也者無窮者也天下之事以理
言之莫有不可言者矣是諸子百家所由興也故古
聖人能知其必若是而未嘗教人以理者可謂其思
深遠矣且今人辨理之當否者皆以己心定之己心

所見亦其自知所習宋學之舊見也是安得為準乎
故今之可以為準者莫辯若焉辯有古今程朱雖豪
傑之士亦不識古言是其所由而失耶雖然生今之
世求古之辭亦甚艱矣哉夫易簡者乾坤之德也故
成德之人而後易簡可得言已世人或先以求易簡
為心是陸王及吾邦藤樹仁齋所以失也如後世之
言亦各有來歷如仁齋一元氣本於漢儒訓太極之
言然漢儒祖老莊之說而以太極為混沌一氣仁齋
則不取天地開闢及理氣之說乃就今日之天地而
言一元氣也故漢儒之所為元者始也仁齋之所為

元者大也。是仁齋輩皆以已心而恣言之。夫天下之理。至於恣言之。則豈有不可得而言者乎。又如仁齋欲啟朱子所以然之理。而昧乎所以二字之義也。引先有理之言。以誚朱子。是漢儒混沌一氣之說。朱子所深惡者也。何其冤也。足下復欲種一証引以實仁齋之言。可謂亦失朱子之意已。蓋朱子理氣之說。本由辯老佛之謬而起焉。故諸類中謂理氣為二者。皆主辯老佛。而門人所記率多謬誤。不可取為証也。如足下以朱与水為喻。朱与水本為二物。豈足以為理氣之喻乎。仁齋所以解一陰一陽之謂道者。初不与

朱子殊。但仁齋特惡理字耳。要之理氣之說。無用之辨也。爭其為先為後。為一為二者。堅白類耳。古聖人所不言。置而不論可也。學問之道。貴乎古焉。不求諸古。而枝葉是究。其不惑者鮮矣。嚮所謂泰山培塿之說。惟足下亮鑒。不佞。

抄
五
義

值

又復震菴數君

曩者與足下交一臂而失之思之弗已蓋歲而有辱
尺一之書焉副以陟釐廼大邦鞠池所出誦其辭也
腴嘗其物也潔不佞何幸乃獲為大邦君子所知而
辱千里之書貺而享大邦水土之和也蓋隨知立之
東也而與聞鞠池之為水已又辱墨君徽儼然來見
也則亦口足下弗已君徽嫻於詩翩々乎愈益知大
邦之多君子茲聞福氏之子志於道其或有所取乎
修書多故不能答其書願足下致意學則一篇不佞
昔年所著亦學古文辭者敢薦之左右足下以為何

如時暑雨伏惟自餘不具

金

抵百歲

飛

魯

又復震庵數君

五月之信及秋後得奉讀之可謂各天哉乃知足下
平安耽書如故深慰遠懷承賜索麵風味佳甚信非
它邦所能及矣不佞劣_七值宿_疾連發而嘗之殆愈
深感厚惠墨君還時寄一書裝中想當達也_魯息_魯之
罪其謂之何知立師至輒獲開菊地之勝復憶舊年
溪毛之贈也勿謂老夫號餐_疾福翁成異物殊可憫
已都下第宅令下而不佞輩未知所以寧居矣冗中
作報草_七殊甚惟亮察不備

校自校

遺

謹

又復震庵教書

附答向

甫報足下書而足下書復至雖則濶矣往反廼莫有窮已哉何^續緒之至於是也承示園菊賦大見利刃然是自足下學力無已乎則有體裁耳夫古詩昉漢魏故大康以還弗取也近體昉唐故大歷以還弗取也賦昉西京故唯有子雲相如焉耳矣務為其上焉者而不為其次焉者學之方也足下其思諸墨生當東則猶^見足下耶下問若干則謹述鄙意伏惟自愛不佞劣^二狀如前書言不備

^下開福田原物故為之帳然人世行當然耳

校自校

一字除千頭
ヨリ出

答震庵教書問

承問本^邦所傳樂為三代之聲邪將秦漢耶魏晉耶其中亦必有雅俗之分也是豈予所能知哉雖然本邦之樂隋以前所傳謂之古樂唐時所傳謂之新樂而考其制則六朝以前之聲也何則古樂唯五調至於唐代始設八十四調而本邦所傳亦唯五調故知其然也或謂亦八十四調中僅傳其五者非矣驗諸箏法可知已是不佞所以斷為三代遺音也至於其曲則五常樂蓋古虞韶之遺武昌樂亦大武之遺安世樂即漢高祖時唐山夫人所作安世房中歌乃

石鼓歌
白芒丁 曲 李賀 詩
日天舞 上へり 米書 上へり
左始云云疑是舞 上へり
晋書 上へり 左云云ハナクテ疑
上へり 上へり 上へり 上へり
古樂苑 上へり 晋書 上へり 舞歌 上へり
宋 上へり 上へり 上へり 上へり 上へり
白紵歌 上へり 上へり 上へり 上へり 上へり
上へり 上へり 上へり 上へり 上へり

疆場有事守城受圍月夜吹之必有劉琨却胡之妙矣

二
瑞二

者亦得此意矣竊嘗思之樂有和有應有節俗箏三絃無和俗謠併和與應亦無之唯有節而已矣而其所謂節者樂與俗箏三絃俗謠亦皆不同也樂之節緩而簡俗箏三絃之節繁而巧俗謠之節迫人以勢也應者歌黃鐘則絃亦奏黃鐘歌南呂則絃亦奏南呂歌高則絃隨而高歌低則絃隨而低宛轉曲節歌與絃相依不離是俗箏三絃所以極近人情也和者謂以隔八隔六和之歌黃鐘則以林鐘或仲呂和之歌林鐘則以太簇或黃鐘和之是俗耳所不能知而合異成文之道存焉故和者道也應者情也節者法

也聖人之治立法行道以合人情三者備矣世俗不知道但喜合其情故俗箏三絃有應而無和也至於武人之治則本不知道亦不問人情一以法度驅迫之故室町作俗謠無和無應唯有鼓節耳

十承問箏和琴有譜乎否箏自有箏譜和琴自有和琴譜然其譜不可唱故以笙簫栗譜行之可也

十承問樂中只箏笙備呂律乎否和琴五律簫栗箏七律笛八律笙九律琵琶十律而大氏樂曲所用不過於五律七律所謂宮商角徵羽變宮變徵也

十承問十二調中何律本邦伶工家說一越調為黃

鐘斷金調為太呂次第排布可知也不佞所見則不然黃鐘調為黃鐘鸞磬調為太呂次第排布至於鳧鐘為應鐘此求諸尺度及樂諸家說所得也而其所以誤之故則古時歌奏異調歌黃鐘則奏林鐘奏黃鐘則歌中呂而伶工家不知歌止知奏故直以黃鐘為林鐘中呂為黃鐘耳

十承問本邦亦有琴瑟乎否按源氏物語諸書古亦有琴五六百年來廢而不傳矣嘗訪諸伯近寬渠家有猗蘭琴譜予借而覽之乃隋人作桓武以前筆蹟其譜與明朝琴譜大異乃知古樂中華失傳而我邦

臺圖

有之按其譜而鼓琴亦容易耳所悲公卿皆不學不能讀其書况伶工乎瑟本邦古書罕見矣

十承問語助助語辭有何差別尹公之他註曰之語助辭此外更有何義乎譬如和人名有權助有權之助耳

十承問熊澤集書不佞未見其書曾聞其人太聰明蓋百年來儒者巨擘人才則熊澤學問則仁齋餘子碌碌未足數也

十承問學則誠類煥圖送香洲序者也是古文中李于鱗體耳其實古文辭何必皆難讀客歲墨子歸時

所奉書亦皆古文辭也要觀其行文如何耳吾眎猶
彼言吾邦視中國亦猶中國眎吾邦以為侏離鳩舌
者比也尚且象之書中國言中國無象故以畫傳之
象者像也字書有此說副墨之子指和訓洛誦之孫
指迴環顛倒之讀句有須須者鬚也丁有尾出莊子
借以言訓點也塊昧夷狄之樂也

十承問五解古樂府謂章為解出樂府諸書

找自校

又藪震菴

鄉辱尺牘併惠香葦君子之言侑以大國之美野夫
何德而勞遠情之頻繁也伏惟足下健食之狀愉快
哉如不佞者一臥十有餘旬猶未起加以第宅之

令下都人士為是騷然則興疾以徒西郊人事旁午琴
書狼籍與湯液之具相仍乎湫隘之中焉本月初七
日又值哭女之感於是乎思人壽之難永天命之不遠
約情節哀乃取平生所講論者著之篇日矻矻乎與
二三子唔呶相讎庶以裨補聖道之萬一而答皇天
之寵靈者是不佞知命之急務也其所以報足下之

校
自
校

姪

緩者以此願恕其臯焉水足氏之子神童哉亦豈以不佞而傳邪然以有足下之言而思所以并其卷者而未之有得也請少斯須之其書未報足下其致意投筆頭岑然不備

又

附別幅

辱華牘平安之報深可欣慰不佞亦劣依舊耳論語微旋次修改亦必費一生之力也養姪為嗣亦且從一國俗何賀之有哉承問數件具別幅不既

承問

一

校
自
校

對震庵數君

承問今所傳陵王破即蘭陵王也否是此方或稱羅陵王蘭羅音訛耳破慢也樂有急慢此方訛慢為破如菩薩蠻此方亦謂之菩薩破可見蠻慢破皆一音訛轉耳

承問此方彈箏法即古彈瑟法者魏書載繼儒論彈瑟法正同故知其然也

承問笙九律十下二管南呂十管舞射乙八二管林鐘工言二管姑洗美管應鐘一七二管太簇行乞二管黃鐘上凡二管中呂比管夾鐘是十二律尚少蕤

尚山房梓

尚山房梓

一作五南呂五律
考

賓夷則大呂故曰九律也。簫乘第一孔清黃鐘第二孔南呂第三孔林鐘第四孔中呂第五孔姑洗第六孔太簇第七孔黃鐘後孔與體中音皆舞射是有七律也。橫笛干林鐘_五南呂上舞射尺黃鐘中太簇六中呂下姑洗工夾鐘是有八律也。豈得有十二律乎。承問此方所傳五調者宮調也商調也角調也徵調也羽調也是調名也與曲中宮商角徵羽別矣。如所謂隔一律隔二律則曲中宮商角徵羽也黃鐘為宮隔八生林鐘為徵又隔八生太簇為商又隔八生南呂為羽又隔八生姑洗為角又隔八生應鐘為變宮

又隔八生蕤賓為變徵是相生之序也以清濁高下為序則黃鐘隔一律為太簇又隔一律為姑洗又隔一律為蕤賓次為林鐘又隔一律為南呂又隔一律為應鐘是也。假如五常樂譜十舞射為宮下南呂為變宮十舞射為宮乙林鐘為羽工姑洗為變徵凡中呂為徵一太簇為角是一曲之中五音七律皆備也。此樂以乙終為林鐘林鐘去黃鐘之徵故為徵調然此以歌調言之在樂調則林鐘為商調故本邦以平調為商調者為是故也。向所謂歌黃鐘則奏林鐘者以瑟調知之且本邦相傳一越為黃鐘云云者皆以

樂調言之故知其然耳祇樂歌不傳傳者辭耳至其聲音則不可得而知矣惜哉

承問半律與變律有異乎否半律倍律其聲實同如黃鐘九寸半之為四寸五分是半律也倍之為一尺八寸是倍律也如變徵變宮是曲中名目有虛位而無定名也但律呂新書有變黃鐘足下豈謂是耶然此蔡西山不得算法故有此說耳謬之大者也

校再校

又

承問不佞嘗論陳平君徽舉以語足下而足下云是孝何大綱鍵處既承足下辱愛豈容默之乎不思所以啓發足下者乎且下以為讀史記不如讀經是固然今經皆為宋儒所壞盡今之讀經者皆從宋儒注解以求聖人之道何以能得之哉大抵宋儒之學主言之凡言之者貴盡理務明白其理使人瞭然於其所言庶足以服人而無訛是其病根也故其所謂某為孰聖人某為生聖人某為亞聖某為大賢某為次賢者皆從其意中想像其次第等級以出之及求

不識古文

之六經都無賓憑可謂杜撰妄說也加不識古文辭是以其所解說言與理皆共之矣祇史記不經宋儒之手其時世又與三代相接風俗氣習不甚相遠故不佞教人先讀史記者亦欲其藉此以離宋儒一種惡習也且苟不知其世安足以知其人且東京有清議六朝有清談隋唐以後有科舉之習宋以後有好議論之弊唯西京之時衆庶未生故前漢人物大非後世所能及也且古者論人物皆舉其長而不言其短古聖人之道為爾後世不識其意乃以為有長而無短故其於三代人物也見以為不可企及者却

疾

步顧視莫有所感興焉至於史記則長短兼具纖悉皆有故學者覺其不甚遠於今人而易於感發興起焉是不佞所以教人先讀史記之意也足下之言曰用人之道與孝殊是本於厚自責而薄責人焉然所謂厚自責而薄責人者本就與人交言之而非論用人之道與學矣夫聖人之道者平治天下之道也平治天下必須衆材而後功或學以成材成而用之是皆成其所長豈有二哉故古稱人物必言其所長而不暴其短孝悌之道亦養其所長而不必責其短周禮六德孔門四科豈不然乎子路勇則孔子語之

以勇。曾子則孝。子夏則君子。儒。小人儒。子貢之言。冉求之藝。公西華之禮。孔子未嘗抑黜之。則古之學可知已。宋儒則異於是乎。徒求為聖人而不知從聖人之教。聖人之教。詩書禮樂。如時雨之化。大者大生。小者小生。苟能從其教以學之。則人各隨其性所殊以成德也。夫聖人聰明叡知之德。稟諸天。豈可學而至哉。故古者無學而至聖人之說。多。今宋儒之說曰。聖人之心。渾然天理。人之性。其初皆與聖人。一多。但為氣質人欲所害。則有知愚賢不肖之差。故必裁有餘補不足。變化其氣質。以成中和之德。而復其初焉。夫

聖人不自言其心。孰能知之。六經不言天理。唯樂記有之。亦曰。人欲盛而天理滅。而未嘗求與人欲求必無人欲者。自宋儒始。則宋儒所言。實與樂記殊焉。故以天理論聖人者。不信六經。而信宋儒者也。豈足謂之古聖人之道哉。人之氣質與生俱生。故古無變氣質之說。觀書傳所載。以大稱堯。以知稱舜。禹則恭儉。不伐。湯則寬。文王則敬。周公則多材多藝。孔子則學。是各有所長也。有所長。斯有所短。皆氣質之所使也。故必求變氣質者。死而後已。多。豈不妄之甚哉。其所謂裁有餘補不足者。吾未知其欲無長無短邪。將求

兼備衆長邪。若以為無長無短則陋。庸人已若以
為兼備衆長則天下無此人矣。論語曰：君子不器，謂
能用器也。辟諸椎鑿刀鋸器也。良匠能用之，補瀉溫
涼皆器也。良鑿能用之，故君子不器。猶之良匠與良
鑿已不知者，猶謂己必備衆器而後能用器，果其說
之是乎？則舜必兼二十有二人之長，而高祖併擅三
傑之能，故曰：安之甚者也。夫高祖僅可將十萬，是亦
器也。然不欲以器自見，故能將之。韓信、項羽則否，是
器與不器之辨也。故君子知道則雖器亦不器也。求
必備衆器則雖不器亦器耳。故知道者能久之長，補

己之短，故仲弓何焉？知賢才而舉之，則孔子語以舉
其所知，宋儒乃以視觀察為未足，而補以居敬窮理，
呈下以此二者對觀，則其於古之道思過半矣。蓋宋
儒所謂聖人亦唯萬德圓滿如來耳。然成佛必歷無
量劫，則其說猶為不窮矣。乃以此為極而使學者必
求至_其于此，可謂強人以其所不能者已足下。愚之

又

承問律呂上下生之說大氏律管之制長短相叙以次而殺長者居上短者居下故其相生之數由長之短三分損一是謂下生由短之長三分益一是謂上生蓋因律管之形有長短而建之名稱本為伶工家至膚淺之語而非別有奧妙之理也其實曰損者益之亦可曰益者損之亦可損則半律益則倍律倍半之聲相飲不_成故上生下生可以移易耳後世儒者不習管中之音徒泥紙上之文苟有不通輒引陰陽東西等之義附會文飾以求其通逐末沿流愈精愈

舛其說雖若可聽皆無當於聲音之道而祇足以增
人惑可謂無用之贅論也已如三分損益之說其初
亦大槩言之至其精微則定之以耳故伶工之言如
斯而足矣儒者乃昧於聲音而求精其數布算益繁
曼衍無窮然至於執刀截管則目力所及至今而止
釐毫秒忽目力無及刀不可施故必欲求其至當者
決之於耳而已蔡元定輩不知其如此而固執三分
損益之文遂妄立變黃鐘之目殊不知律之_有十二本
以其十二生而復其初也不則少之五律七律多之
百律千律莫有窮極尚何十二之有以此觀之其妄

可

~~可~~知已又如古論律呂皆以管長短言之至於元定
乃更定其圍數以求勝於古人亦不知音之失之又
如隔八隔六其實隔六隔四耳伶工家併竽聲以數
之故云祇求諸言語之道極為不順然古來無人
能論之者何邪是無它律呂諸說皆出樂工之家其
文本不雅馴司馬遷班固輩亦不習其事是以不察
其如斯徒采其語著之篇耳凡此之類非足下所問
而言及之者為欲足下由此以得讀樂書之方故也
呈下其思諸

又

春鶯轉無所見疑是唐樂入破是樂中節目今詩餘有之

賀殿無所見命名以倭

胡飲酒唐有小飲酒此方伶工不識字如張胡子或作朝小子可見

鳥唐有鳥歌萬歲樂

迴盃樂唐有回波樂

北庭樂無見

承和樂唐雅樂

河水樂唐樂河水清

菩薩破唐樂李白有菩薩蠻蓋蠻慢破一音訛轉

酒胡子無所見疑是酒家胡之義凡日子者多是唐樂

武德樂六朝歷世有之皆擬武舞

羅陵王即蘭陵王北齊樂

洛河鳥應是倭樂

安樂鹽唐樂凡曰鹽曰鹽一音訛轉樂中節目

十天樂未詳

三臺鹽宋樂

萬歲樂唐樂

五常樂無所見疑是五行舞即周太武漢謂之五行

舞

甘州唐樂又有最涼州即西涼州胡渭州即小伊州

金慶寧無所見

慶雲樂唐樂

想夫憐南齊樂

裏頭樂無所見

夜半樂唐玄宗樂

陪臚疑是伴侶北齊樂

春楊柳疑是折楊柳唐以前有之

扶南外國樂

勇勝無所見

老君子疑是郎君子唐樂

小娘子唐樂

雞德疑是景德唐樂

越天樂唐樂殿字為是

林歌作臨河為是孔子琴操

王昭君漢樂

春庭樂一名和風樂唐有火風

柳花苑未詳

喜春樂唐有喜春鶯

赤白桃李花唐樂

安城樂安世為是即漢唐山夫人所作周房中樂

遺聲

河南浦未詳

央宮樂同上

海青樂同上應是海青

平蠻樂唐樂

拾翠樂未詳

青海波同上

千秋樂唐樂

蕤合香唐樂出外國

鳥白樂疑是鳥白出六朝

宗明樂未詳

採桑老應是娘字六朝樂

輪臺唐樂岑參有歌

白柱即白苧六朝樂

竹林樂未詳

劍氣禪脫氣或作器即張旭悟筆法者杜子美有歌行

散手疑是三洲乃六朝樂

傾盃樂唐樂

太平樂北齊樂

打毬樂隋樂

仙遊霞未詳

乾鼓禪脫未詳

還京樂俗訛稱還城樂玄宗樂

拔頭唐樂一作鉢頭出自外國

蘓芳菲唐樂

長慶子同上

一團嬌同上

團

一弄樂未詳

感城樂未詳

秋風樂漢樂

蘓莫者唐樂作蘇幕遮

天人樂無所見

賀皇恩宋樂

萬秋樂未詳

頃音風火驟起家人荷檐而立書庫不可開也祇

記予所記耳

後百機

○

臆

環

數

又復數震庵

茲接琅函伏審足下平安之狀深慰盡鄙懷不佞
劣々依舊御承召見伏謁殿上鴻臚特奏名蓋破
格之遇云遠近賀者人與書狼藉乎環堵之室不遑
應酬大覺榮名之可厭也獨得足下書欣然披拆
交誼所在喜溢翰墨亦堪感銘祇書中所云有不佞
所不能當者竊以為足下之言過矣昔孔子自衛
及魯始見哀公當是時豈有動靜之可見哉況不佞
陪臣也一蒙召見豈能言朝政得失乎夫君所不
及臣且不言古之道為尔况陪臣乎且吾邦每百年

微

微

來一切武斷而文儒之職備顧問應對而已豈能言
 朝政得失乎朝臣尚尔况陪臣乎不佞乃一伏謁外
 廷已雖非常之榮乎亦陪臣之榮已豈足語進退乎
 吾聞之政府聊以風海內文藝士云尔果爾是蓋
 國家鼓舞之盛意也一足下遠方之士殊未審其實
 邪聞君微激襲其世祿而解贊贊御之職東行香香乎無期
 頗以為歎不佞亦為之悵然雖然不佞則謂肥雖大
 國乎亦六十州之一可不謂一彈丸地乎乃有足
 下有君微微有水生三人者相顧而笑莫逆於心莊周
 所言非邪山水為之增重重亦足為多已闢以西唯洛

微

微

微

有二于周南縣生拮据雖勤微微而未音豈若肥之富
 是可以自慰已太寧寧上人惠山者一篋山志及足
 下書見乞龜山記不佞不佞所未目安安當能口之且志所謂
 某々不佞生長東國未習其蹟驟親親以為一草賊耳
 豈能為楚漢鴻海想乎伏請為不佞善致意上人餘
 未既



